

奋进40年 逆势新征程

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

长廊如卷 沙澧入画

■马文

沙澧汤汤，奔流不息，载着岁月沧桑，也载着一座城的生长与蝶变。1986年，漯河告别旧序升格为省辖市。四十载潮起潮落，四十载春华秋实。漯河的蝶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飞跃，而是一代代漯河人脚踏实地、接续奋斗的成果。它褪去青涩，沉淀了新漯河的大气，保留了中原古城的淳朴，铸就了开放包容、锐意进取的城市品格。

回溯四十年前，彼时的漯河，尚是藏于中原腹地的寻常小城，狭窄的街道满是低矮的砖瓦民居，屋舍错落杂乱，少有规整景致。沙澧两河穿城而过，却未得细细雕琢，河岸荒草丛生，零星有几处老旧棚户。河水静静流淌，守着一方沉寂水土，无景可赏、无韵可寻。

四秩春秋弹指过，山河换新颜，烟火续温情。新旧更迭间尽是漯河破局生长的壮阔篇章。昔日狭窄的道路早已被纵横交错的宽阔大道取代，井字形交通脉络贯通全城，街道整洁通畅，城乡路网无缝衔接，彻底告别了“行路难”。城市边界延伸，高楼鳞次栉比，繁华商圈、宜居社区、政务新区次第建成，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漯河独具特色的景观是一条绵延数十里的生态风景长廊沿着两河铺展

开来，碧水映蓝天、绿树绕长堤、繁花次第开、亭台隐林间。这里是全城人休闲游玩的水岸花园，也是这座城市的绿色脊梁。

清晨的沙澧风景长廊在薄雾与水声中醒来。风从水面掠过，带着微凉的湿润拂过堤岸的垂柳，万千枝条轻轻摇曳，温柔地轻吻着碧波。草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打湿了人们的鞋袜，也滋润着这片刚刚苏醒的土地。老人提着鸟笼，在河堤树下悠然散步，沿河广场是翩翩起舞的人群，鸟鸣声与笑声交织，成了清晨最动听的旋律。慢跑的人沿着滨河乐道轻快前行，脚步声伴着潺潺流水，节奏舒缓，自在安然。此刻的长廊没有车马喧嚣、没有市井嘈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让人心里踏实、安宁，仿佛所有的疲惫都被这河水与绿意悄悄抚平。

等到阳光渐渐铺洒开来，薄雾散去，沙澧风景长廊便露出了全貌。这是一座没有围墙、没有门槛的开放式公园，依河而建，随岸延伸，三十余里水岸一步一景，步步皆画。红枫广场的热烈、桃花湾的柔美、银杏大道的诗意、亲水平台的闲适……风格各异的游园像一串珍珠镶嵌在沙澧河畔，四季皆景，四时不同。

春天，桃花灼灼，樱花如雪，海

棠花开得如云锦般灿烂；夏日，浓荫蔽日，荷塘叠翠，蝉鸣声声，轻风穿林而过，带来阵阵清凉；清秋，银杏如金，红枫似火，落叶铺成柔软的金毯，踩上去“沙沙”作响；深冬，松柏凝翠，寒枝映雪，天地一片素净，少了几分热闹，却多了几分清寂与安然。

这条依水而建的长廊早已不是简单的绿化景观，而是漯河人日常生活的延伸，是刻在心底的家园记忆。

河水是长廊的灵魂，也是这座城的灵魂。经过多年的治理与守护，沙河与澧河碧波荡漾、水光潋滟。鱼虾在水中自在游弋，偶尔有鱼儿跃出水面，溅起一圈圈涟漪。水鸭时而潜入水下觅食，时而浮在水面嬉戏。白鹭是这里最优雅的常客。它们时而低空掠过水面轻点碧波，时而伫立浅滩静候鱼虾，身姿轻盈，为这里平添了无限灵动。

游船缓缓驶过，划过碧波，留下长长的水痕，两岸风光在眼前徐徐铺展。人在船上，船在水中，水在画中，心也跟着温柔起来。曾经的泥泞河滩如今变成了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长廊，这不仅是大自然的回馈，也是漯河人用心守护的结果。

穿行在草木之间的滨水乐道，每一段路都藏着不一样的惊喜。骑

行者的车轮轻快地碾过绿荫，风在耳边吹过；散步的人慢悠悠地走着，随心停留，看云影徘徊，听水声潺潺；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嬉戏，笑声清脆，洒满河岸；年轻人坐在柳荫下的长椅上窃窃私语，幸福而惬意。

如今漫步风景长廊，汉字雕塑、说文石刻、字形景墙随处可见，一笔一画皆是文脉。“河”“水”“木”“生”“人”……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汉字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见，让每一个行走其间的人都能在不经意间触摸到汉字的温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与长廊隔水相望的许慎文化园，字圣殿巍峨、说文馆典雅、汉字大道绵长，文脉与绿水相映，书香与草木共生，让漯河这座城多了独有的文气与厚重。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沙澧风景长廊便换上一身璀璨盛装。沿河的路灯光次第亮起，暖黄的路灯、绚丽的景观灯、流光溢彩的桥体霓虹灯与水面的倒影交相辉映，如梦如幻，如诗如画。

风华正茂的漯河正以四十年积淀为底气，踏浪而行、逐光而上，在中原崛起的时代浪潮中续写产业兴兴、城市更暖的崭新篇章。愿沙澧明珠恒久璀璨、熠熠生辉。

沙澧河畔听流年

■李杭豫

沙澧两河蜿蜒流过，滋养着漯河这座小城。河水见证着街巷的更新、草木的生长，也记录着这座城市从平凡小城到魅力新城的变迁。

1986年，漯河正式升格为省辖市，自此开启了砥砺奋进的发展之路。1998年，我出生了，算是伴着漯河蓬勃发展长大的一代人。

我的姥爷是大学中文系教授，潜心研究漯河的本土人文与发展历程。从小到大，我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饭后缠着姥爷，听他讲漯河的往事。不同于寻常的闲谈，姥爷的讲述温暖而厚重，既有沙澧大地的风土人情，也有建省辖市初期的艰辛奋斗与城市的点滴变化。这些动人的故事伴着沙澧河的流水声与岸边的清风填满了我的童年，也在我心底埋下一颗热爱家乡、回馈故土的种子。

建省辖市四十载，昔日默默无闻的内陆小城，如今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食品名城、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每一处变化都藏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那颗儿时埋下的种子也伴着城市的成长，在我心中慢慢生根发芽。

姥爷是土生土长的漯河人，每每提起往事总是感慨万千。在他记忆里，1986年刚建省辖市的漯河远非如

今的繁华模样。城区放眼望去尽是低矮破旧的房屋，街道狭窄，商铺寥寥，根本谈不上城市气象。那时的漯河基础薄弱、发展迟缓，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苦。最让姥爷印象深刻的是，当年的河岸边荒芜冷清，平地里几乎无人愿意驻足流连。即便条件如此艰苦，老一辈漯河人也从未抱怨懈怠，凭着崇文尚德、务本图强的精神，脚踏实地耕耘土地、操持生活，默默为这座小城积蓄着发展的底气与力量。

自我记事起，姥爷便常在我耳畔细数漯河的变迁，年年都有新的感慨。他常说，这几十年漯河最大的变化在于产业兴旺，百姓的日子有了盼头。依托本地丰富的农业资源，漯河深耕食品产业，实现了华丽蝶变。从过去星罗棋布的小作坊，到如今标准化、智能化的千亿产业集群；从本土产品默默无闻，到双汇、卫龙、南街村等知名企业享誉全国，地道的“漯河味道”走进了千家万户，漯河也荣膺“中国食品名城”的称号，彻底改变了昔日农业小城的旧貌。

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激活了整座城市，还造福了万千漯河百姓。越来越多的本地人不需要背井离乡，在家门口便能找到好工作，守着家人、伴

着故土安稳生活。这是姥爷那辈人想都不敢想的美好光景。

我的童年记忆始终与沙澧河交织。小时候最期待的，便是每日傍晚跟着姥爷去河边玩耍。那时的河岸已不再是荒芜的土坡，路面渐趋平整，岸边遍植绿树花草。春日杨柳依依，夏日碧水清风，秋日落叶纷飞，冬日静谧安然，一年四季各有景致。我和小伙伴在河边奔跑嬉戏，看河水缓缓东流，听老人闲谈过往，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样被沙澧河的流水温柔浸润。

姥爷那一辈人经历了从缺吃少穿到衣食无忧的巨大跨越。从前种地全靠人力，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收入微薄；出行靠步行或自行车，远途极为不便；亲友之间通信闭塞落后。如今早已截然不同：农业现代化使耕作轻松高效；高铁、公路纵横交错，城市公交四通八达，出行便捷；网络覆盖、智能设备普及，足不出户便能打理生活琐事。我从小到大亲眼看到了家门口的闲置荒地变成绿树成荫的小游园，破败的背街小巷改造成干净的便民通道，周边乡村庭院整洁、产业兴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百姓收入渐丰，日子愈发红火，幸福感实实在在。这都是漯河40年稳步发展的最好

漯河印象

手中的扫帚，带着我们进入遗址。他虽操着本地口音，却讲得引人入胜。所有人都被他吸引，紧紧跟随，聚精会神地听着。“这儿是我年轻时跟着考古队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地方。”他指着探方坑里清晰的土层剖面，眼神里有一种主人般的深情。哪个坑出土过精美的绿松石，哪片区域曾发现过骨笛，哪个灰坑惊现过最初的炭化稻粒，哪里出土过骨针……他边走边讲，唯恐遗漏了什么而让我们留下遗憾。

讲到贾湖骨笛，大爷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这东西刚挖出来时谁也不知道是啥。后来经专家鉴定是笛子，系鹳骨所制，还能吹出现代的曲调。咱不懂音乐，但想想，八九千年了竟然还能响，多了不起！”

那一刻，我恍然有所悟。文明最初的脉搏或许并非源于庙堂之上的精密筹划，而是源于这最原始的联通——先民与自然（仙鹤）的联通、劳作与艺术（骨笛）的联通，乃至九千年后的今天，一个普通村民与先祖在精神上的联通、大爷与无数来访者的联通……

后来得知这位大爷名叫贾会臣。他是贾湖村村民，曾多次参与贾湖遗址的发掘工作。如今他在村里做保洁，有游客来时，便带领游客参观并义务讲解。他的讲解里没有专业的学术语言、没有学者的严谨推演，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自豪。他守护的不仅是一处遗址，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根。历史在这里不止于教科书上的文字，更是像大爷这样的人讲给后人听的故事，浸润着爱与传承的乡音。

听过贾湖的远古笛声，我们又驱车前往许慎文化园，去拜谒字圣许慎。

园内绿树成荫，弥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接待我们的张晗老师说话不疾不徐，脸上带着盈盈笑意，知性而优雅。说起《说文解字》与许慎生平、谈起研习文字的那经历，她的言语间满是对文字事业的热爱、对漯河生活的安然自得以及对每一位来访者的热忱。我想，文化园于她更像是一个孩子，她熟悉这里的一切，更深爱这里的一切。

一路想着，一路听着，我不禁想到

见证。

四十载岁月流转，漯河不仅实现了城市面貌与产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还沉淀出独有的城市风骨。“崇文尚德、务本图强”的城市精神深深扎根在每一个漯河人心中，代代相传。从艰苦奋斗的老一辈到踏实奋进的中年人，再到逐梦前行的年轻人，一代代漯河人用心耕耘这片热土、用情守护这座小城。如今的漯河既有沙澧河畔的温婉秀美，又有干事创业的蓬勃活力。

时光不负初心。大学毕业后，我放弃外地的发展机遇，选择回到漯河，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始终记得姥爷的教诲：一座城市的兴盛不止于高楼林立、产业兴旺，更在于文脉绵延、薪火相传。三尺讲台，一方沃土。如今我接过传承的接力棒，把姥爷讲过的漯河故事、我亲历的城市变迁以及“崇文尚德、务本图强”的城市精神细细讲给学生听，让奋斗故事浸润童心，让城市风骨代代相传，让更多漯河少年热爱家乡、扎根家乡。

沙澧河滋养我的童年，家乡文脉铸就我的初心。漯河在时代浪潮中步步向前、岁岁焕新。立足崭新起点，我愿以师者微光，赴家乡奋进之约。

漯河的朋友。他们的热情好客总是从一碗实在的胡辣汤、一桌地道的地方菜开始，让我们的肠胃先得到满足，继而更是轻松自在的陪伴。他们谈起家乡，言语间是安安稳稳的归属感，是从容自得的惬意，是发自内心的自豪。

他们说：“老辈人讲，从咱漯河上船，顺着沙河入淮河，再经大运河，能一直通到长江，漂洋过海！”这句话令我醍醐灌顶。一座中原腹地的小城，其历史发展中竟蕴含着通江达海的视野。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漯河人待人接物总有一种不卑不亢的从容与大气。就像那碗北舞渡胡辣汤，香气浓郁、口感丰富，坦坦荡荡地彰显着自己的个性，风味十足。

离开漯河时，沙澧河蜿蜒穿过城区，一路陪伴我们远行。伙伴们说还会再来。感谢漯河这片土地，既留存着历史的种子，也滋养着文明之树，并使其枝繁叶茂；感谢这里的人，让异乡人得以安心停驻；感谢所有的相遇，让我们相信这皆是注定的缘分。

漯河，再会。

流金岁月

记忆里的那棵红枣树

■陶清雨

记忆里，老家的宅院里有一棵红枣树。那棵枣树的树干差不多有海碗口那么粗，树冠不算大，却有几根离地面很低的树杈，我们小时候一伸手就能爬上去。

家乡有句谚语：“七月的枣，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红了皮。”每到农历七月，老宅院子里最惹眼的就是那棵果满枝头的枣树。

每到放暑假时，枣树早已结满了枣子。透过青翠的枝叶望去，一颗颗枣子点缀其间，与绿叶相映成趣，煞是好看。

那时我和弟弟总忍不住缠着爷爷要上树摘枣吃。爷爷却总是一脸严肃地说：“你们要记住，这枣子不管生吃还是熬汤，只有完全熟透了才最有营养。提早摘了就是糟蹋东西。荒年的时候，这东西可是能救性命的！”

拗不过爷爷，我和弟弟只能等啊、盼啊。每天吃过饭，我和弟弟就赶紧搬着椅子到枣树下写作业，时不时抬头张望，寻找那些已经微微泛红的枣子。一旦发现“目标”，我俩就会趁爷爷不注意，悄悄爬上树揪下来，在袖子上胡乱蹭几下就塞进嘴里。那股脆脆的甜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底，至今都忘不了。

熟透的枣子就更诱人了。中秋节过后，那棵枣树上仿佛挂满了一串串红色的小灯笼，密密麻麻，惹人眼又惹人馋。微风一吹，远远就能闻到一股甜甜的枣香，让人垂涎

三尺。

等到满树的枣子完全成熟，爷爷才会搬来梯子，把树上的枣子打落下来。他总是先挑出一部分送给左邻右舍尝鲜，剩下的再归拢到一起，摊在院子的空地上晾晒，挑选那些表皮没有破损的，精心储藏起来。

到放寒假时，我们姐弟几个最开心的事就是跑到老宅的院子里找爷爷。爷爷会从储藏的干枣里抓出一把洗净了让我们先吃，再抓一把去厨房给我们煮粥。

我常常一边嚼着枣子，一边跟在爷爷身后看他忙碌。他先用温水将干枣泡透，再一颗颗仔细去核，把枣肉切成丁，放入一把剥好的花生，再和金黄色的小米一起，文火慢熬近两个小时。待粥熬得稠了，满屋热气氤氲、枣香四溢。

爷爷每次都会先把粥舀到碗里晾一会儿，再端到枣树下的石桌上，才唤我们过去。我们姐弟捧着绵密浓稠的粥趁着温热一口口喝下，只觉得心里暖融融的，浑身都有了力气。爷爷坐在一旁看着我们，满是皱纹的脸上浮起满足的笑。

后来，爷爷去世了，父亲与叔伯各自成家立业，老家宅院也日渐冷清。

如今，无论身在何处，只要遇见红枣小米粥，我总会买一碗尝一尝，只是再也寻不到儿时与爷爷在一起的那份温馨。而记忆中的童年时光依旧在心底温润如初，萦绕着熟悉的红枣香气……

诗风词韵

自度曲·骋怀

■赵文韬

行游山尽水穷处，
天阔苍茫入微末。
莫叹，莫叹，心不惑。

尘休，尘休，志凌霄。

横胸自有凌云志，
仗剑弯弓走马戈。
且驰，且驰，勇跃沟壑。
毋屈，毋屈，俯瞰山河。

自度曲·梦阑感旧

■赵文韬

落花无情叶有情，
委泥护蕊又生华，
荣枯往复，
夜色阑珊。

少年未解愁滋味，
昨夜情长今宵短，
浮生一晌，
醉醒凭栏。

艺术视窗

新秋染古韵（国画）

姜彦君作

